



作者简介

廖辰，生于1987年，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07级传媒系学生。听过一句话，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一定要走过很多路，翻过很多山，悟出很多道理。希望有一天，我可以走遍大江南北。

一生相望

廖辰

1

他总是喜欢躲在邮箱后面，等待一个女人，等着看她碎花的旗袍，微微舒卷的发，细长的鞋跟轻易流泻的高雅，但他最爱看的是她含情脉脉的眼睛，流转朦胧，轻轻一触就碎了，像月光洒在窗前，那片如霜般触目惊心的白，她的眼中似乎总纠结一种荡化不开的哀愁。她每天都会来，向邮筒里投下一封封的期许，但似乎没有人看过她字里行间倾入的情感，只有人看到她投下的青春，像被抛住的花谢，无迹可寻。

那一年，她二十八岁。

2

那一年，他十二岁。

十二岁这个生日他等了很久。

他拥有了一辆自行车，他骑着它穿过金黄的田，随意地将草帽抛向空中。午后温暖的阳光照在后背，云雀轻盈地掠过天空，远处满山的爬地菊堆起齐膝的花海，一直铺到天边。

晚上，烛光印着他的脸，母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，像是在享受这一刻的宁静，而他却轻轻地吹灭了蜡烛，闭上了眼睛，郑重其事地将双手合住，放在了胸前。母亲看着他，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儿子即是欣慰也有些失落。她知道自

己迟早会失去他，但她不害怕，她知道越是害怕发生的就越是在劫难逃。尽管如此，她的眼中已有了泪，直到冰冷的泪划过她的脸颊，她才从支离破碎的思绪中醒过来，拭去眼角的泪水，微微笑了笑问，“你许的是什么愿望？”

这么多年，其实他许的都是同一个愿望，可每当自己说出愿望的时候，母亲的脸上总是有一种落寞，一种疲惫，像是一只爪紧紧地扣在她心底最柔软处，而她却只能隐忍，然后微笑着将儿子揽入怀中。

泪水在不知不觉中落了下来，滴在了儿子的额上，手臂上，但他却装作毫不知情，依然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静静地看着她那张历经岁月摧残的脸。

久久地，他再也不愿开口，再也不敢说出心中最残酷的希冀。

慢慢的，他蹲了下去，握住了母亲的手，将头枕在母亲的腿上说“我想快快长大”母亲轻轻地扶着他的头，将自己的脸贴在了儿子的脸上，泪水沾湿了儿子的脸，她似乎想用自己的泪水洗去儿子的稚气，让儿子减坚强，让儿子成熟。

时间在一点点过去，记忆赠送所有有心人一把能开启心门的钥匙。他用这把钥匙开启了自己记忆的大门。时间回到了去年的今天，儿子许完愿对她说：“我希望爸爸快回来，过这

么久了，爸爸还会回来吗？”

“会的，无论多久都会的。”

“远方很远吗？”

“远，光去就要好几年。”

“我都快不记得他的样子了。”

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声音中带着些许的惋惜，“转眼间又一年了。”

3

她依然每天将一封封的信投入邮箱，带着一份哀婉，一份期许，看着信投入那个深不见底的筒里，等着一个遥遥无期。然后转身穿过人群，不知道尾随她而去的那执着的目光。

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，值得一个女人用一生去等待，甘愿为他承受一场无涯的生，他究竟给过她怎样的承诺和回忆，离别的时候又是怎样的刻骨铭心。”

她也问过自己，问那逝去的时光可曾能再追回，问自己旗袍下依旧曼妙的身姿还经得起几年的消磨，但她问的最多的依旧还是，自己应该穿上哪件衣服以怎样的表情去给那个男人一个怎样的拥抱。

对着镜子她的容颜还未见苍老，而心却千疮百孔，多年的守候，像一首舒卷慵懒的歌，总是在她最寂寞的时候在心底浅浅的吟唱。

原来这么多年，自己心心念念的还是他。

而另外一个呢？

还是怀着多年的心思，远远地看着他，骑着他的车经过她的房子，痴痴傻傻地望过去，夕阳的余晖洒在他身上渐渐移走，换成清冷的星光。他一直希望那些印证着她情感脉络的信，写给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就算他的肩膀依旧单薄，但他愿意给与她自己的全部，哪怕她不屑一顾……

很多年以后，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为一段不可能的感情投入那么多，他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她那么哀愁，那么执着，就像我的母亲。”他的母亲也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也有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可是在她人生最美好的时候，她最爱的人不在她身边。

母亲喜欢把一双一双的鞋排在柜子里，有丝绒的，绸缎的，软皮的，珠片的，细高的鞋跟流泻突兀的凄艳，她光着脚穿它们，有时候独自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地板发出寂寞的叩击声。

后来她开始把她的鞋，她的旗袍，一双双，一件件的放进箱子，当她把最后一双鞋，最后一件袍子放进箱子里的时候，她哭了，为长大的儿子，也为她不可能再见的男人。那天是她儿子十八岁的生日，从此她再也没有等过那个男人。她只是等她的儿子，她的儿子成为了一名邮差。

4

他每天都会去很多地方，见很多陌生的人，几乎每天都会穿过那条青苔幽幽的石板路，坑坑洼洼的。一到梅雨时节，一脚踩下去，不知道哪里是实处，哪里是虚空。路的尽头是一栋木制的房子，走廊楼梯幽暗窄小，雕花的窗，贴着一个福字，阳光透过窗射进来，升腾起无数细微灰尘。他没有勇气去敲走廊尽头的那扇门，那扇封锁着他快乐与悲哀的门。因为门里同样有哀伤的故事。

他看过她写给那个陌生男人的信，每一封都有不同的地址，寄去

不同的地方，却带着同样的思念，每次读她的信，都有种负罪感，带着心痛隐忍和对她无以复加的爱和对那个陌生男人无由来的恨，有好几次他的泪水都沾湿了信，愤怒的神经燃烧了血液，他会不自觉地把信撕得粉碎，等冷静下来，又会把信重新粘好。因为每一封信都是她用心写的，他不舍得让它们支离破碎。

他读她的信，就像在读她的心。

他甚至想过，去每一个信上提到的地方，找寻那个男人，告诉他远方还有一个等他的女人。但他怕，怕他带她远走高飞，怕嫉妒的洪水冲刷掉爱，只留下恨。

渐渐地，他开始体会，她给他的感情和她留给自己的痛苦，这种痛苦在心中慢慢滋长，深入骨髓。

他开始给她写信，用那个陌生男人的名字写，除此之外，他不骗她，他不忘讳向她表明心中那份真实的情感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她脸上开始泛起红晕，一天比一天快乐，一天比一天更期待他来敲门。他却感到很疲惫，他在用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在撒谎，骗自己最爱的人。

谎言不管有多美，终有被戳穿的一天。

终于那个男人回来了，带着衣锦还乡的荣光，带着他的妻子。

车站，她远远地看着他牵着妻子的手，而他站在更远处看着她呆滞的眼神，恍如隔世。

她垮了。

5

“我经常到一些很远的地方去，那里交通不发达，所有人都靠一纸书信来寄托思念，我每次去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兴奋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我手中拿到信，有的人开心，有的人失落，更多的继续等待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刚开始你觉得是自己的东西到最后却是别人的，比如，感情。后来我还是一直给她写信，让她知道有一个人在默默地爱着她，她也给我回信，但我们都不曾‘见面’，抑或者说，她不知道我是谁，她说过她也曾恨过我，也恨那个男人，用她的话说就是‘宁愿饮尽一杯毒酒，也不愿承受一场终生耿耿不能回思的梦冷三更’。”

“后来她还是见过那个男人，那天天气很好，她只是给了一个矜持的微笑，对他说‘你很像我的一个朋友。’

“也许当爱与恨两种同样深邃的情感消失殆尽的时候，剩下的就只有触目惊心的冷漠。”

“有些东西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，我和她还是有了面对面的机会，在她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。当时她笑了，她说她早该猜到是我，只有邮差才能看到自己的信。她离开的时候，握着我的手，很安详，她说一个女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死在一个爱自己的人的身旁，而我哭了。我恨自己错过一生，直到生命终结，才有勇气去牵她的手，告诉她，自己是如何的爱她，我还是清楚的记得，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里面有那个陌生男人的名字，和一句如果还有来生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，她终究是属于他的。”

6

每年他都会去看她，那是一座开满爬山菊的山坡上的一方埃埃的坟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累了，走不动了，靠着坟静静地睡去，没有再醒来……